

百年祠堂 岁月悠悠

——探访南平村“老屋”

“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，建筑还在说话。”

传统古村落，无疑就是一群会说话的建筑。踱步在青石板路，置身于古朴民居，抑或驻足于庄严肃穆的宗族祠堂前，一处处历史感极强的现场，总会让现代人产生些许穿越感。那些古朴的建筑群，既见证着一代代村民的生活史，也记载着风云变幻的社会变迁。

只要古村落得到有效的保护，历史的记忆便会一直渗透，成为延绵不断的岁月故事，南平村保留下来的“老屋”便承载着南平村的岁月故事。

日前，记者探访了南平村的古建筑群，或许透过这些岁月的痕迹，能够聆听到穿越时空而来的声音。

南平村位于温泉镇，距城区 20 多公里。村内高山环绕、树木葱葱，如画般的山水颇有世外桃源之风韵。沿着石板铺就的小路，走进山清水秀的南平村，处处可以看到古色依旧的传统民居以及古建筑群。据南平村负责人介绍，南平村有着十多处保存完整的百年祠堂，村内大部分民房保留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建筑特色，虽然村中的古祠堂建筑群距今已有百年历史，但走进祠堂内，仍然让人感觉到恢宏的气势与历史的厚重。“针对建筑而言，村内祠堂是最特别的建筑群，不仅历史久远，保存相当完整，而且保存下来的祠堂数量也较其他村落多。”据该负责人介绍，村中祠堂基本采取三进式的结构模式，规格统一，整齐划一。这些原生态的古祠堂，展示着南平村独有的建筑之美。

第一站：木棉树村“老屋”

古时，在数多的乡村，每一条宗族村里姓氏的背后都有一座祠堂，不仅用作祭祀先祖，也是家族议事、冠寿婚丧的重要场所。只是随着岁月变迁，它们大多在人们的视野中渐渐消失。但这一个能够承载着最原始历史文化的宗族祠堂群，在南平村保存得相对完好，隐藏在每一个村社里，就算被时间无情地冲刷，似乎也毫不褪色。

今年 75 岁的林叔是南平村的一名老党员，对于村里的古祠堂建筑群，他十分熟悉。

“古祠堂是我们村的一个特色，每一个祠堂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和色彩。”林叔说起村里的古建筑群热情十足，并招呼着记者共同前往访寻。

跟随着林叔的脚步，从南平村的村道中转而进入一条蜿蜒小道，布满青苔的石板路在雨后显得有点湿滑，穿过几座青砖白瓦的古老民居，一座简约大气的古祠堂跃然眼前。

“这是木棉树村的祠堂，我们都称之为‘老屋’。”林叔口中的“老屋”对比起村里的其他祠堂规模较大，古朴雄伟。据林叔回忆，旧时的祠堂是由青石砖堆砌而成，但由于已有百多年历史，砖块陈旧破损，近年来重新修葺，粉刷白墙。虽然远远望去，褪去旧日“衣裳”的“老屋”变得更为现代，但是屋顶上的青瓦以及顶梁的青龙石雕设计，也难掩其饱经风霜的历史痕迹。

“因为这里已经无人居住了，所以平时大门都是关着的。”林叔说。推开祠堂正门，嘎吱吱的声响立即带来一股浓郁的庄重气息，门旁还零散地堆着几块杉木条，“以前这是闸门，用九根木条造闸，这样更加稳固，以防盗之用。”残旧的木门，满满都是岁月的痕迹，走进去，就如同穿越了一段历史长河，古老的宗族祠堂真面目也随之揭开。

据林叔介绍，“老屋”采用了三进式结构，进入正门是中堂，一般是家族举行重大聚会和喜庆活动的场所，再往里走便是上堂，供奉祖先和祭祀的空间，在上堂中央还摆放着几口灶台，上边残留着漆黑的烟熏痕迹。

祠堂内的墙面因为岁月久远显得十分斑驳，但是依稀能看到悬梁下的精致雕画，龙凤盘踞，栩栩如生。“这个祠堂的布局是上五下五。”林叔说，祠堂中内外建筑风格统一，上五下五可以理解为上面五房下面五房，除上堂和中堂外，上四下四两个房门结构对称，规格划一。

环视一周，祠堂内的八个厢房大多上了锁，锁头已锈迹斑斑，就连祠堂的地表与墙角也长出了岁月的荒草。透过赤色的窗棂依然能看出厢房的大概，“老屋”的厢房是十七坑的规格，据林叔所说，屋顶有多少根木梁就是多少瓦坑，“以前的人娶媳妇想知道这个家族的家底，关键是看他家的房间是多少瓦坑，瓦坑越多房子就越大，十七瓦坑已经算是大户人家了。”

经过岁月的洗礼，木棉树村“老屋”的古风古韵依然存在，虽然居住的人家早已搬走，但是村里的节日仍为这座古祠堂增添了不少生活的气息。玩耍的孩童、悠闲的老人、慕名而来的游客，继续诉说着这里的过往和今天。

第二站：刘屋村宗族祠堂

从木棉树村北行数百米，便来到了南平村的另一座百年祠堂——刘屋宗祠。

相比起木棉树村“老屋”的雄伟大气，刘屋宗祠显得小巧精致，它同样历经百年，饱经风霜。“为了保护这些古建筑，这座祠堂也曾经在近年修葺过。”林叔说，刘屋宗祠同样采用了三进式结构，但是布局更为讲究，虽然面积不大，但是刘屋宗祠当年却居住着一个庞大的家族，书写了一段过往历史。

记者饱含敬意地跨过首进的门槛，算是来到了祠堂的厅堂，一股木质的清香夹杂着霉味扑鼻而来，道尽了岁月蹉跎。祠堂中为三进厅堂，上三下三格局，两侧添立厢房，正中作天井，使整座建筑既显得井井有条，又不乏节奏变化。

祠堂里雕梁画栋，造型别致，雕画夹杂着灰尘，已有点模糊不清。细看发现雕刻着各种山水、人物、花卉，真让人感叹旧时的人是以何种智慧才打造出如此精致的壁画。内侧檐角紧接着镂空木雕，玲珑剔透。

唯一能清楚地窥见历史踪迹的，应算是祠堂内的正堂了。石砖地上还散落着喜庆时抛撒留下的红纸，阳光直射到天井处，通明的厅堂让人觉得闲适、亲近。“到了宗族村民大婚或是喜庆的节日，祠堂可热闹了。”林叔说，虽然祠堂目前已经无人居住，但是刘屋宗祠有一个流传已久的习俗，逢嫁到宗族里的媳妇都要在大婚前到祠堂进行跪拜，以表孝意。遇上春节、中秋等节日，祠堂里更是敲锣打鼓，大摆筵席，乡亲们纷纷前来一同庆贺，热闹非凡。

林叔表示，对于一个村庄来说，祠堂便是村里的“魂”，他们不愿看到祠堂在风雨中继续老化，甚至消失，希望有能力的族人能够让它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修缮，因为它记录着一个村落成长的样子，是他们永远不能忘怀的故乡。

第三站：瓦房老屋——“排房”

要探寻村庄的古建筑群，又怎么少得了旧时的民居？那些老街、老屋，以及行走其间的老人，犹如一幅又一幅色泽鲜明的风俗画，朴拙而多姿。

顺着林叔手指的方向看去，青青白白的石砖路旁是一字排开的瓦房老屋，蜿蜒的藤蔓与

紧闭的朴素木门相依相偎，满面皱纹的老者依门而坐，微笑着看眼前蹦蹦跳跳的孙子，一切都那么朴实无华，却又动人至深。

林叔说，这种老旧民居建筑没有特别的结构名称，由于房子是一字排开，层层包围，因此称之为“排房”。现在仍常年居住在这里的人家也不过五六户了，他们大多是年过半百的老人，习惯了这里的生活，即使子女想接他们到城里住，老人们也不愿意。

“排房”行列整齐，一排约有九个房间，有的墙壁已经粉刷过，有的则被雨水冲刷得只剩土黄色的砖墙，房脚长满了三十公分高的青苔。“排房”的大门紧紧相邻，可以猜想房内定是窄小无光，而最为特别的是 7·8 米高的门房下整齐地堆砌了四级石阶，估计是担心下雨天涨水而特意设计的。

再往下细看，一面黄灰交错的墙面上雕砌了一个偌大的窗棂，用石砖块以十字花的形状层层叠上，不仅美观，还起到了很好的透光通风作用。“以前的人通过很简单的方式去提高生活品质，非常有智慧。”林叔感叹道。随着十字花窗棂向前走，紧挨着的是一座水泥白房，在青砖白瓦的老民居旁显得有些突兀。“这里是十多年前重新修建的，往日这座房子也和旁边的一样是土屋。”林叔说，当年这里住着和谐美满的一家人，可惜恰逢抗日战争时期飞来横祸，房子被“土匪”所毁，后期才重新搭建房屋，再后来已被另一个家庭取而代之。

“以前住在这样的房子，每逢听到旁边敲菱角的声音，就会有三五个孩子一同围上去讨吃的，邻里间相互帮助，无事聊聊家常，真的很有意思。”林叔说起过往，一脸陶醉。“像这样的老房子不多了，但是我也希望能好好保存这些房子，毕竟这是村子里历史的证据，如果全都砌成了现在的高楼白房，那是要掉了多少的味呀。”林叔摇摇头，感叹道。

青砖碧瓦，一排排老屋静默而立。行走在幽深、狭长的胡同，听着老人饱经沧桑的讲述，读着一排排老屋厚重而悠远的历史，仿佛听见了从古老的留声机里传出的悠扬而委婉的音乐……

古建筑是历史的见证与文化的记忆。走访南平村，古老的院门、斑驳的墙面、巍峨的祠堂、百年的古树、寂静的古巷、爬满青苔的深宅，都静静地诉说着这里曾经的辉煌与荣耀。走进这些古建筑，犹如坐上时光机，回到它们初现时的故事中。而这些古建筑本身，也演绎着几经沉浮的故事。

南平村古建筑众多，三言两语不能写尽，唯有亲自前去探访一番，方知乾坤。